

## 不要避讳谈论校园性骚扰问题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黄晓丹

今年元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陈小武涉嫌性骚扰女学生,北航随即作出积极回应。这个事件引起社会对高校中性骚扰问题的注意,据知已有近百所大学毕业生致信母校,要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此事亦使我产生思考。

我在整个本科、硕士和博士期间,并未遭遇性骚扰,也未见证其他学生有所遭遇。这当然是一件幸运的事。但“免于性骚扰”本来就是和呼吸、饮食一样属于基本的生存权利,不应该靠幸运来获得。因此,对于那些和我一样并未成为校园性骚扰目标的人来说,我们依然需要一种保障,将“免于校园性骚扰”从不可捉摸的幸运变为坚实可控。

## 校园性骚扰造成对所有校园中人的污名化

不曾成为校园性骚扰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不受校园性骚扰之害。

一方面,校园性骚扰事件中,受害者大都并未受到严厉惩处,这使得大量学生实际处于物伤其类的恐惧中。另一方面,社会见证了高校对于性骚扰的姑息态度后,便对此产生两种极端化的迷思。其一是将性骚扰当作极其罕见而神秘的事件,认为只有相貌迷人或行为不端,甚至“缺少父爱或母爱”的学生才会成为性骚扰受害者。换句话说,认为受害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在受害者本人身上。其二是将性骚扰当作极其普遍而正常的事情,认为在考试、保研、入党、求职等环节中,性骚扰都是一种必然的潜规则。

这种双重迷思事实上使大学生陷入无路可逃的境地。如果一个学生声称自己遭到性骚扰,她会遭受“想想你自己做了什么”的质疑;而另一个学生生活得好好的,长得美又成绩好,人们就会怀疑她的成绩是否是接受教授性骚扰后的补偿,这使得所有学生都处于一种既要回答“为什么被性骚扰的是你”,又要回答“为什么不被性骚扰的是你”的两难中。

对于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合适的答案呢?过去这些年来,我以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身份,面对“听说大学里教授追求女生很多啊,你有

没有被追求啊”“考研或考博是不是也看长得好看不好看”这类的问题回答过很多次。从“我的老师都是正派人”到“你觉得我像会被老师性骚扰的人吗”一直到后来“我的导师是女的,而且八十了”,哪个答案也谈不上理直气壮。

性骚扰就此变成所有校园师生无法辩解的嫌疑。

## 性骚扰到底是“师生恋”,还是“性交易”

与发生在陌生人间的性骚扰相比,校园性骚扰有着更大的隐蔽性和逃责可能性。如果说公交车咸猪手,只要靠一段视频就能证实的话,校园性骚扰则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它常常假扮成另两种东西,一种是“师生恋”,一种是“性交易”。常规套路是,性骚扰在开始时常常披上师生恋的玫瑰色外衣,败露之后又声称是学生为利益与教师进行性交易。予之定义的主体常常是侵犯者本人,而受害者因其身份较低、年龄较小和社会资源较少,从未有过同等的发声权力。

性骚扰装扮成“师生恋”或“性交易”,表面上看起来是纯爱和纯利益两个方向分化,从而回避其“侵犯”本质,但它的共性在于,无论在最初还是最终,在引诱还是问责的过程中,侵犯者都试图卸除自己的责任,将受害者描绘成事件的引发者。只不过前者是让学生本人相信自己与教师发生性关系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后者是让大众相信与学生发生性关系只是教师“一时经不起诱惑”。这也是我们思考“校园性骚扰”问题的为难之处,如何在每个阶段去区分性骚扰和师生恋,如果学生有着交易企图,教师的行为是否就不应以性骚扰问责?

## 将权力因素纳入对校园性骚扰问题的思考

必须将权力因素纳入到对校园性骚扰问题的思考中来,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师生之间是否可以有恋爱?虽然现代史上无数佳话赋予了师生恋某种看似合理性,但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当学生时,“爱上”教师实在是太容易;当教师后,想获得学生的“爱”也太容易。但与其说这是爱,不如说这是表演、引诱、理想化和自我陶

醉的混合物,而终究是一种控制。

师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绝不仅体现在打分、保研这些实质性的权力上,它体现在个人整体的呈现方式上。大学教师在一周中的几个小时出现在学生面前,使用着他精心准备过的话语(备一节课),讲述着他知识领域中最专业的部分(从本科到博士花了好多年),甚至穿着最好的衣服,保持着最优雅的风度(忍受三小时是极限)。展现或扮演出最好的状态,这不但违背道德,而且是教师职业素养的一部分,因为对教师的理想化是使教育达成的必经环节。在师生关系中遮盖弱点,只展现精粹之处,是其职业要求,而在爱情关系中有意识地如此行为则被视为欺诈。

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是建立在平等透明的两性前提下,虽然也要经过理想化,但那是双方的理想化,而且之后还要双双进入坦诚相见的过程。此外,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课堂一样,能长年强制听众处于不发言、专注倾听的状态。在这种极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学生观看教师表演、倾听教师诉说,并全盘接受教师对他的拣选和评判,从中产生出来的任何仰慕、感激甚或怜爱,都与“爱情”相去甚远。教师如果坐享这种起点不公带来的情感收益,本身即可视为利益侵犯。

同理,就算学生有性交易企图,因为教师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在责任分配上,也应负有更多责任。从另一角度说,性骚扰侵犯学生个体,使其他学生的身体安全感受损,但性交易在此基础上,还动摇大学的整个评价体系,使评分、保研、入党等各个方面的公正性都受到损害。

中国大学广泛存在“保研路传说”正是将性骚扰、性侵犯置换成性交易之后而产生的后果,它表达的是对于大学公正度的无信心,而且再次导致对那些在考试、保研、入党等方面获得成功的学生集体污名化。对于侵犯者个人来说,将“骚扰”偷换成“交换”似乎可以换来责任减轻,但对于大学来说,如果默认这一偷换,则是将集体信誉无谓地消耗在个人罪行上。

有人认为在校内性骚扰事件中,判定恋爱、骚扰、交换三者的分界至关重要。但我想说,在这种极其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三者之间的界限本身

就是模糊的。与其将之视为三种不同的关系,不如视为同一关系的不同阶段,并应制定政策,杜绝其各种变体。

## 与性骚扰划清界限,就能保障学生权利吗?

在陈小武事件曝光后,我在第一时间问我的学生:如何看待校园性骚扰?我担心他们也同样会把性骚扰正常化,从而默认这是通往成功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可喜的是,他们并没有这么想。总的来说,他们认为性骚扰是不正常的,但女生们另有一种担心,她们担心陈小武事件的曝光,是否会使得考研、考博的女生录取率进一步下降。她们认为,男教师可能为躲避可能的麻烦,而减少对女生的招收和指导。她们的观察其实深入到性别权力的深刻层面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受到性侵犯的人,或者将性作为资本进行交易的人大多是女性?性侵犯意味着女性的性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而性交易意味着女性在性之外的其他权力上有着更大的脆弱性,甚至需要用放弃性权力的方式来予以赎回。在我的女学生设想出来的那个场景中,她们即将遇到的硕导、博导、招聘官分成两种。一种选择侵犯女性的性权力,比如陈小武。另一种则侵犯女生在学业和职业表现中被平等评价的权力。他们可能为与陈小武这样的人划清界限,而把招收女生视为麻烦,而这种人,却被社会称为正人君子。

对于女生来说,这样的两难依然是令人绝望的。要成功,还是要清白?变成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虽然作为教师,我不停地告诉她们,二者在现实中不一定矛盾,但她们不仅需要靠听闻来建立信心,还要靠见证来巩固信心,靠经验来确认信心。

## 抵制校园性骚扰,教师不当缺席

没有证据证明,性骚扰事件在大学中发生的概率较在其他人群中更高。以自身权力优势对学生进行性剥削的教师毕竟是少数,但这也使大部分教师更容易认为性骚扰是发生在少数败类身上的事,与自己无关。何况教师群体本身较为清高的群体性格和较为谨慎的言语习惯使得他们哪怕私下里对性骚扰者忿然作色,却鲜有在公共场合口诛笔伐。(下转第3版)

## 你能替学生保密考试成绩吗?

伊人(楼主)  
周末回老家,读小学一年级的侄儿飞奔出房间,向我报告他的测验成绩:数学100分,语文94.5分。我说:“不错,不错,要奖励一下。”侄儿提出让我陪他去溪滩里打水漂。路上,侄儿小嘴巴说个不停,班里很多同学的分教他都知道,像背书一样。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直言不讳:“老师宣布的,大家都知道。”

侄儿顺口说考低分的某某是傻子,语文46分,数学23分。我告诉他不能随便骂人,侄儿却说,大家都这样说。

我心里有些堵:才一年级,就考试不断,还将考试成绩公开,这太残忍了吧?优秀生表扬一下还说得过去,低分学生就成了同学取笑的对象。家长知道该有多难堪?假如家长特要面子,那还不天天责骂孩子,学习对于这样的学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阿国

常年教小学高段,我的做法是在家长群里公布班级平均分、各分数段人数,然后表扬班级前20名和进步的学生。这样,相对来说可以嘉奖优秀学生,也可以保全后进生的面子,更有利于他们潜力的激发。

如果是小学低段,我想更多地还是需要关注他们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假使必须要进行成绩考核,也应当尽量弱化分数差异,尽可能减缓班级中的两极分化进程。

龙泉许东宝

或许楼主所在的那个地域就是以分数论英雄的,一年级就这样,那是非常糟糕的。小学低段周周考,有必要吗?为减轻小学低段萌娃的压力,教材是改了又改,没想到,到基层,却是考考考。如楼主所讲,该教师应该转变育人观念,加强学习,向课内要分数和质量。同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督导,加大培训力度,纠正基层教师偏激的育人方法。

伊人

不看重分数的教师好像没有,学校考核就是看分数吧。对于低分学生,我们教师要不要多些期待,多些鼓励呢?考试成绩总会有高低,哪怕考试成绩就是不行,我们也应该允许学生快乐地学习。我们应该模糊低分,不在班级或家长群公开,以保护学生,也给家长面子。

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班里一个男生不会写字,只会用铅笔在本子上点麻雀点,更不用说考试了。可我们的蒋老师却从不指责他,还认真批改他的“作业”,我记得还写上了评语:“好。”到三年级时,这位男生突然开窍了,会写字,会算术,学习渐渐地跟上我们。有些学生真是后知后觉呀,给他们一个缓冲期吧。

yanwang\_yw

学生成绩毕竟是隐私,应该受到保护。总有成绩不如人意的学生,公开成绩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弊大于利。可惜的是,我们缺少保护隐私的思维传统,主管部门也缺少保护隐私的意识,更缺少相应机制。由于缺少相应机制来谈保护隐私,很容易流于纸上谈兵,也容易出现“甲保护隐私而乙不保护”的尴尬局面,甚至导致师生价值观混乱。

赵占云

首先,学生的考试成绩就像我们的工资单一样,属于个人隐私,应该被保密;其次,一次测试仅仅是对学生一次阶段性学习成果的了解,而非是对学生的总体评价,暂时失利并不能代表学生不具有发展的潜力。如果草草将成绩公布出来,一次考不好就成了别人口中的“差生”,这种影响长时间具有较强杀伤性,会让学生内化“差生”的评价,从此一蹶不振。后进生的潜力是巨大的,不能让一次简单的测试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块阴影。

笔论长短

学生成绩只是一个人成长的一小部分参照系,不能考察全部。人是变化发展的,某个时段不行,不代表一生都不行。每个人都有人格尊严,都需要得到保护,教师随意公开甚至贬损学生,不仅是师德问题,对学生造成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涉嫌违法。

河港

教育是因人而异的,下好成绩对于学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有的学生虽然成绩不好,但具有清醒的认知和较强的反思意识,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样的学生成绩就不需要公布;有的学生对成绩抱无所谓的态度,不妨将他的成绩与优秀生比较一下,用成绩刺激一下他,或许效果会更好。

龙泉许东宝

一、二年级期末已经取消纸笔类测试,采用游戏方式进行,内容上不仅是语文、数学,连音体美都包括在里面。学生们沉浸在游戏当中,同时又不自觉接受各科知识的检查,这种两不误的“考试”,学生很喜欢。不至于小小年纪就压力重重,整天抱着书本。

周周考应该不是教师的问题,要不是上级压下来,跟考评和奖金之美挂钩,教师也用不着天天出题目、改试卷、排名次。

## 教师话坊

下期话题:

放手让学生上课,你有尝试吗?



扫码参与  
无须注册  
回帖精彩  
或有稿费

民乐进课堂  
培训班bye bye

为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和个性特长,湖州市戴山学校开设了民乐拓展性课程,供学生学习古筝、中阮、柳琴、二胡等乐器的弹奏技巧,数次组队参加区、市文艺演出并获奖,彰显“和乐”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图为音乐教师正在指导学生练习古筝。(本报通讯员 金新林 摄)

□平湖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沈萍

温馨与感动是母亲节的主旋律。我打算利用这个特殊的日子撩拨学生的心弦,就给学生们布置了这样的家庭作业:在母亲节这一天,写下你最想对妈妈说的话……还有妈妈对你说的话……作业交上来了,学生们用文字表达亲情,流淌出令人感动的旋律,但其中一份作业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送给妈妈一张贺卡,妈妈说:‘女儿,你真乖。’我帮妈妈扫地,妈妈很开心。”

下面是妈妈的话:“希望你在学习上努力一点,要向好的同学看齐,在学校听老师的话。”

虽然大多数学生所写的内容相差无几,但我还是把目光移到姓名处,看看作者是谁。

是亚亚。亚亚?她的妈妈不久前因癌症刚去世,这是怎么回事?

## 残忍的温馨作业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几个月前的那个下午,亚亚被爸爸急急忙忙地接回家,去见妈妈最后一面。过了几天亚亚来上学时,手臂上就多了一块黑纱。一些小朋友好奇,一个劲儿地问,使得亚亚泪水涟涟,我看了好不忍心。

因为亚亚请了几天假,我抽时间让她来我这里补课。可是一打开本子,刚想跟她讲题目,她说了一句:“我的妈妈死掉了……”

我不由紧紧拥住了她:“老师知道,老师知道……”

我想象不出当亚亚写这篇作文的时候,小小的心灵忍受着何等苦楚。我想象不出当其他小朋友开开心心地和妈妈交流,并把这份温暖铭记在纸上时,亚亚和天堂中的妈妈是怎样

完成“母女对话”的。

那稚嫩的一笔一画分明是用泪水写就的,我看到的是我们成年人制造的残忍。回想那天,我们语文教师正好都在办公室,聊起了他们本周的一年级写话内容。有同事提到,星期天就是母亲节,就让学生做一和母亲对话的写话练习吧。一听果然是个不错的建议,大家都为那位教师的建议鼓掌。

发下去的一张张白纸,收上来的时候写上了文字。母亲节,只是布置作业的一个理由。但正因为这个理由,才有了母子间的真诚交流,收上来的,不只是一张张轻飘飘的纸。

德国著名的教育家福禄贝尔认为,作为教育者,如果以领导者自居,对学生进行命令和干预,反而让教育和教学